

黄永玉先生生前说：“(我走以后)你想我，就去看看天，看看云。”何其通透。父亲去世多年以后，坐飞机时，我还会凝视云端，猜测，父亲会不会住在哪朵云上呢？

母亲去世后，我去了一次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站在树下，抬头仰望，眼眶湿润。人过了一定年龄，人前人后，都会尽力控制情绪，故作镇静。但，越克制越悲伤，那些咽下去的泪水也许会子弹一般穿心而过。

大槐树是用钢筋水泥复制的仿真树。一棵槐树，几乎不可能生存600多年。槐树的普遍寿命不过50年，保护得好的话，极少数可以活过300年，500年以上的槐树凤毛麟角。大槐树的第一代古槐不存在了，幸运的是，在它遗根的东侧又同根长出了第二代、第三代槐树。大槐树背后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，故土情怀更是刻在中国人的血脉中。它已然成了象征体系。

洪洞大槐树移民又称明初大移民、洪武大移民等，指的是洪武三年(1370)至永乐十五年(1417)的移民。元末，连年战事导致遍地疮痍，加上水旱蝗疫不断，民不聊生，山东、河南、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。唯有晋南富饶充裕，人口密集，而洪洞又是晋南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县。明初，朝廷先后数次从山西平阳、潞州、泽州、汾州等地，中经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迁移手续，领取“凭照川资”后，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。整个移民过程前后迁延近50年，数量达百万人，涉及800多个姓氏，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，影响了数千人的命运。

从大槐树出发的人们主要迁入华北，其次是江苏、湖北、安徽等地。父亲祖籍四川自贡。母亲祖籍辽宁海城，上几代人中还有满族血统。在大槐树景区“祭祖堂”反复查看资料，似乎与自贡、海城两地直接关系不大。但上百万人移民后，无数人是经历再迁移的，据资料介绍，槐乡后裔如今在全世界各地总计2亿人以上，在中国更是几乎遍布所有省市、上千个县。600年时间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如果我们找不到自己从哪里来，到这儿看看，未尝不是一种抚慰。

89岁的母亲卧床数年，最后几个月，身体各项机能逐渐丧失，形销骨立，让人心碎。长寿，是一把双刃剑。母亲刚强自爱，敬业清高，不退让不转弯，经历许多坎坷和伤痛，也有过辉煌与荣耀。她是上一代知识分子中很少活出自我的女性。我与母亲在个性上相去甚远，在她老人家心中，也许慰藉失望半吧。

离开大槐树，又到了壶口瀑布。故地重游，18年前来过，还写了文章赞美她。那时，我30多岁，意气风发：“滔滔黄河水从600米河床排山倒海涌来，一路呼啸一路嘶鸣，骤然归束于二三十米宽的‘龙槽’，倾注如壶口。腾腾雾中，黄河水翻滚着、簇拥着，像发狂的雄狮，像脱缰的野马，像无数个纠缠在一起的巨嘴怪，一浪接一浪砸下去，激起万丈水柱……强大的震撼无法

## 忽有故人 心上过

□曾红雨

亲情解读



## 思绪 在夏日里荡漾

□简然

时节流转得很快，严冬的风雪还未从记忆中褪去，五月就来到了。农田里，农夫们开始犁地、播种，用不了几天，播种就会结束，然后将进入五彩缤纷的夏季。夏日来时，生命的色彩渲染了北方的每一寸山河，绿色里生长出的心情伴我开启了一段特殊的旅程。

绿皮火车穿越山川、河流、阡陌，把流动的人群从一个城镇带到另一个城镇。火车停在了关东一座小城的车站，我下了车，汇入了人流中。本以为熟悉这座小城，但扑入眼帘的一切却很陌生。凝神一思，才记起上次造访是在十年前，十年光景，一切都改变了，我多了沧桑，小城换了新颜。

这次旅行，是有一位未曾谋面的人约我相见，她居住的小镇离这座小城还有二十公里。

长白山脚下，小镇似一颗明珠镶嵌在她的衣袂上，璀璨夺目，熠熠生辉。她生活的小镇，透过她的诗，我了解了不少。那是一个嗅觉里都带着清香的地方，人参花瓣里飘来的酪芳，长白山流淌出的古韵……引领着我一直向前，心驰神往地奔去。

第一次到这么深远的山里，愉悦的心情充满了好奇和期待。昨夜的雨把山洗绿了，溪水也盈满了，欢快地流淌跳跃着。空气流动着清新，泥土的芬芳和野草的气息扑鼻而来。

公交站前方是个小广场，几分钟后就没人了，接我的人没来？我想着要不要去找个旅馆住下，然后用微信跟她联系。这时，一个小伙子走过来，低声问了我的名字，他说是来接我的。我一愣：“你是谁？她怎么没来？”“姐姐让我来接你。”

溪水伴着山路流淌，溪水 downstream，我们上行。我们没有再说话，走了很久，才到了镇子的尽头。山坳的最北端，小溪就是从山坳的缺口处流出来的。真是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

果真不然，山坳深处的三间泥瓦房是我此行的目的地。我造访的人家真的和诗里的描述一样。

她是一个诗歌作者。她的诗诉说着山川四季，包容农耕农事，还涉及了宇宙和生命；有风花雪月，也有盛世欢歌；折射出她的生活态度和向善品格。她说到作物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过程，就是她诗歌的生长过程；诗的模仿是种子的发芽与生长。

她的很多诗歌我都喜欢。她写过中秋月下，在小院里喝酒，饮下一碗又一碗月亮，她醉了，居然搂着月亮睡着了；她喜欢秋菊，却没写秋菊的灿烂多姿，而是欣赏秋菊在霜落时刻的从容和悄然离去，高远辽阔，厚重饱满；她写美好的人间四月天，没有哀怨惆怅，却用摇曳的鹅黄和嫩绿，温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
她的诗很多，像溪水不停地涌出，清新透彻，沁人心脾，濯洗灵魂。我猜想她一定是个温柔、美丽、贤惠、充满爱心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农家女子。

我关注她的诗和此行探访都是源于对诗歌本真的认知、追求与热爱，以及发自内心的向往。

到她家的时候已近黄昏，太阳刚没入山梁，余晖洒满天际，鱼鳞般的云朵不断幻化出的多姿多彩，超乎你的想象，很适合诗人们用各种夸张的语言来描述。

他弟弟引我到她房间，这时我才明白她没去接站的原因，她是一位高位截瘫的残障人，年纪不大却满脸沧桑。她的时光被凝固在那把斑驳的轮椅上了。爱情和农事活动都与她无关，虽然她歌颂爱情，也热爱农事。

她笑着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这个样子，吓着您了吧？”我语无伦次地连声说了几个“不”。她在轮椅上安静微笑着招呼我。

有些叹息，自己是听不到的。我的这一声长叹，她是听到了，她忧郁的眼神告诉我的。晚饭后，我们开始了交谈。她是讲述人，人生经历、创作历程、生命感悟无所不及，滔滔不绝，娓娓道来。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朴实，而且云淡风轻。我满眼含泪听着她的倾诉。

分别的时候，她说你看到我在写诗，就是一切安好，如果看不到了，那就是我不在了。“路，延伸至无尽的远方，而我将在下一个出口驶离。苦难一直与我们伴行，既然在路上，就会有风雨阻碍。于是，放下心情。把旅程中遭遇的一切未知和可能，当成我们生命中遇到的风景。所有的际遇都是云淡风轻。”这是她昨晚读给我的一首诗，我吟诵着踏上了归途。

我等待着她把新诗发过来。

我欣赏她的阳光质朴和云淡风轻。

我享受一池荷艳、蛙声如潮的美好时刻。

用文字形容，辉煌与壮观的景象无人能敌……如果一定要把黄河比作母亲，壶口瀑布就是正值壮年的女性，博大强健，丰腴爽朗，勇往直前，生生不息。”

我们的文化中，女性一直是大地、江河的隐喻，是坚韧的象征。那日，再观地处晋陕大峡谷、两岸夹山的壶口瀑布，虽然先后两次的感受差别较大，还是像看母亲一样看待她。当年是盛水期，现在是枯水期；当年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细黄水汽笼罩，浑身上下很快洗了个黄土浴；当年没有栏杆，沿着瀑布向上走几百米直至周围无人；现在游人估计多了几十倍，目测水势至少少1/3，太阳直射下闪出明亮洁净的白光，呼啸之声亦文雅许多。

多少失望于她的温顺，可能只是我来的时机不对罢了，却满怀“终不似少年游”的感慨。18年，是近乎一代人的距离，是职场中中坚力量到将要退休的距离，也是母亲刚70岁出头、尚可独自生活，到离不开人照顾、失能直至离世距离……

母亲生前去过不少省市，也来过山西，但未到晋南。家里至今保存着40多年前，母亲在大寨购买的一件褐彩堆塑剔花罐，牡丹图案，沉静饱满典雅，可见母亲的审美品位。母亲一生节俭，这是她留给我们不多的“无用”之物。

之后，转道中牟县“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”，看剧。其中一出小剧场话剧《俺要回家》，讲述现代事业、家庭压力大，无法保证回老家过年。当主人公们克服各种困难，终于能够回家时，分别用方言喊出：“妈，我回来了！”又一次提示我：我已无家可归。

走出剧场，离开人群，转弯，来到夯土墙下。黄土墙高15米，一抹血红夕阳正在落下，余晖从土墙顶部开始渐次消失。土墙先是浸染在红霞之中，散射温柔柔芒；然后慢慢变回黄土的本来面目，满眼亲切的黄，中国人最熟悉的颜色；半小时后，夯土墙又显出黑森森沉稳威严之轮廓。那个春日黄昏异常清爽，浮云悠悠，斜阳绚烂，全身暖融融的，无比舒适。高墙下，想起一些或远或近的事，几个已忘怀和正在怀念的人。未来，这堵大墙也许还会在心里生长。毫不相关的事与转瞬即逝的景于此重构，这就是我们不断走访历史、追寻过往的目的吗？答案并不重要，一切际遇都是恩赐。

回来后，整理视频；无人机飞过槐树，好巧不巧，拍到了老鸱，“问我祖先在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祖先故居叫什么？大槐树下老鸱窝”；飞过壶口瀑布，云蒸霞蔚中高空的角度更加清晰，愈发震撼，确认自己的确不虚此行；飞过“只有河南”，两个小女孩手拉手从黄土台阶跑下来，跑进百亩麦田，向无人机招手。视频配的音乐是《逝去的歌》：“穿过云和烟，看大地温暖的浮现。你呼吸已改变，停滞于某段流年。离别的你我才明白，挥霍有期限……”

## 诗意的月亮

□沙占春

心泉叮咚

你多久不曾遥望明月了？

月亮高悬，轮回着亘古不变的阴晴圆缺，星汉灿烂，辉映她交替更迭的晦朔弦望。她俯瞰红尘，洒下清辉，恒久笑对世间众生。

这或亏或盈的一轮，在天穹悠悠划过，就足以引发遐思奔涌。从远古人类图腾崇拜到神话传说，从远古先贤深情吟咏到今人反复唱颂，月亮早已超越自然属性，被赋予最丰富、最多元的文化内涵。

华夏大地，月亮已然演进成我们民族的情感寄托，承载着爱情、亲情、友情和济苍生安社稷理想等诸多情怀，投射在前人挥洒激情的岩壁、钟鼎、兽骨、绢帛、竹简、纸张上，尤以诗文最为显著。那枚皎皎月轮，启迪着文人的才思，激发着墨客的灵感，继而在诗文中作为主题或意象反复呈现。

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，灿如星河，其中涉及月亮的篇章、词句俯拾皆是、不胜枚举。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就有“月出皎兮——月出皓兮——月出照兮”的诗句。楚辞名篇《天问》亦有“夜光何德，死则又育”的叹问，月亮的什么德行竟能让她死而复生？可见春秋时月亮已具有了人文化的象征意义。成集于汉代的《古诗十九首》收录的五言古诗《明月何皎皎》，以首句作题，把赋比兴的写作手法用到极致，一举成为借月抒怀名篇，成为后世文学达人推崇效法的佳作之一。

及至唐宋，咏月佳作迭出，数不胜数，也奠定了月亮作为文学意象的“霸主”地位：思乡的有“床前明月光”“月是故乡明”；思人的有“玉蟾清冷桂花孤”“今夜月明人尽望”；报国的有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“更吹羌笛关山月”。李白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和苏轼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，把对月和饮宴勾连在一起，意境堪称绝妙，让今天的我们烦闷时也想“花间一壶酒，对酌无相亲”，高兴时也忍不住发出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邀约。这样的风雅哪个国人不想“附庸”一下？

唐诗宋词是中华文化的DNA，仅从描写月亮的景语情语里便可端倪，皎皎月轮镶嵌在我们中国人隽永深邃、热烈执着的情感中，无论身居何处，心中都会装着家乡的圆月，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会不经意间脱口而出，进而抬头望上天空，寻觅月亮的方向。

月圆寓意团圆。团圆是华夏儿女与生俱来的共同期盼，于家盼亲人团圆，共享天伦之乐，于国盼祖国统一，傲立世界民族之林。这样的家国情怀让我心有所属，心有所向。此刻，月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洒在家人身上，洒在中国人的心间，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阖家团圆！

一年里有十二或十三次的月圆，匆匆赶路的你是否停下脚步深情注视月亮，享受银光铺满全身的朦胧？如果不曾有过的，你一定是在忙忙碌碌中迷失了那份悠然的心境。不妨停下脚步，等等落下的灵魂，就在这空当，抬头望向天空，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正静静地为你守望着。相信月光会触动心弦，在心海悄然奏响一曲轻柔的月光曲……

那就别等了，就在这个月圆之夜，我们一起望向那轮诗意的月亮吧！

## 望天鹅大峡谷<sup>[外一首]</sup>

□臧国胜

一帘飞瀑水瀑悬，峡挂流莹溅雾烟。  
碧水悠然瀑玉液，高壑巨瀑眼清泉。

### 滑雪

峰峦如聚，雪云朝还暮。  
险径地，巅峰处，雪晶铺峪谷，绳缆登顶路。  
坡陡峭，嵌银雪彩旗布。  
山头眉峰聚，傲雪遮不住。  
穿疾箭，奔峡谷，高山飞雪燕，雪鸭越云吐。  
刻苦练，皑皑雪道蛟龙舞。

